

鲜战场归来，驻地嘉兴。当年9月，次子邬江兴出生，取名“江兴”，就是指出生在浙江嘉兴。

1969年，16岁的邬江兴参军来到深山处，当了一名坑道维护兵。每天钻坑道、凿炮眼、炸岩壁，抡锤打钎、挥汗如雨，装药点炮、步步惊心，清渣运石、尘土飞扬。一天下来，腰酸背疼，浑身沾满了粉尘。有人吃不了这份苦选择了调离或换岗，邬江兴却乐此不疲，还津津有味地计算凿炮眼的角度及炸药的用量。他的敬业和吃苦精神受到了上级的肯定，并且为他后来进入科研创新领域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1970年，17岁的邬江兴被选拔到南京军区某机要部门当纸带穿孔员（即“数据录入员”），得以接触当时最尖端的计算机。邬江兴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后，挤时间学习数理化知识。

当时极左思潮盛行，学习就是走白专道路。他通过在上海的姐姐，悄悄写信拜豫园中学校长周凤为师。“周老师寄来课本，两人每天一封信，请教问题、批改作业。我是军邮不要钱，老师每封信要8分钱，我很感激他。”怕被发现，邬江兴把代数课本放在毛选下面，但还是被检举揭发，检讨、批判，从优秀团干部、

“五好战士”被“发配”到农场种菜喂猪。

为此，邬江兴向父亲写信诉苦：“学习技术有罪，而且罪大到了要毁掉前途，为什么？……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，如何为人民服务？”“放牛娃”出身的邬兰亭，顶住批判“白专道路”和“单纯业务”的歪理谬论，用红蓝铅笔在公文纸上粗粗地写了几十个字给儿子回了信，大意是：没有信念是做不成任何事的，认准的事就坚决走下去，管他艰难困苦，还是黑暗光明，走下去……这是父子俩唯一的一次正式通信。

在父亲的鼓励下，邬江兴继续“书信学习”，近四年里，他学完初二到高三的数理知识，自学高等数学、大学物理、脉冲技术、电子技术、计算机原理等大学课程。

1974年，21岁的邬江兴作为总师组成员参与J103型百万次军用计算机研制，并担任存储器调试组长。他再次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。1975年，22岁的他入读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计算机专业，边学习、边工作、边参研J103型计算机，直到1978年。

1980年，27岁的邬江兴申请进修，在郑州的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（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）学计算机。“我做了五门课的助教，免学费。”他花两年学完四年正规本科课程，1982年，29岁的邬江兴本科毕业并留校。

在念大学期间的1981年，28岁的邬江兴还主持了峰值运算速度每秒5亿次的大型分布式高性能计算机系统DP300的研制。这是当时中

国最快、最大的计算机项目。

## 无心插柳的“中国大容量程控交换机之父”

1983年，中国引进第一台程控交换机，步入程控电话时代。此后，外国公司蜂拥而至。中国市场被七个国家八种制式的机型垄断，进入中国电信史上的“七国八制”时代。一些跨国公司断言，20世纪中国人根本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。

1985年6月，邓小平宣布中国裁军百万。邬江兴主持了三年多的中国最快、最大的计算机项目DP300的开发，由此下马。

当时32岁的邬江兴，本想离开部队。但领导不让他走，让他负责引进微型计算机。半年后，学校校办工厂没项目，邬江兴又被安排去搞程控交换机。他不想做，觉得掉价。但作为军人，他必须服从命令。

“我本人是搞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，严格意义上叫‘计算机总体工程师’，偶然转到通信航道，很多都不懂。”邬江兴向《新民周刊》坦言，程控交换机有着百年历史，非常博大精深。当时的自己不懂程控交换机，但可以“换道超车”，“他们走弓背，我可以走弓弦，不是非照葫芦画瓢不可。”

邬江兴琢磨如果把程控交换机当作一个“可以打电话的计算机”来研究……搞计算机，他可是行家。就这样，带着十来个“工农兵”大

下图：邬江兴的父母邬兰亭将军和李平。

